

因何而笑？关于幽默的起源与回顾研究

谢丽芹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Email: liqinxie@foxmail.com

收稿日期：2021年5月23日；录用日期：2021年7月2日；发布日期：2021年7月13日

摘要

幽默在社会交往与交流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个体对事物是否有趣、因何发笑的基本因素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解释。根据幽默的产生与特征研究而形成的诸多心理学理论，可以从中提炼出幽默产生的五个基本因素：惊喜、同时性、优越感、违反性评价和有利于良性评价的条件。其中同时性、违反性和良性评价同时具备可以有效区分幽默与非幽默。基于以上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幽默的来源、预测条件和适应性优势。

关键词

幽默，同时性，违反性评价，良性评价

Why Are You Smiling? The Origin and Retrospective Study of Humor

Liqin Xi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Email: liqinxie@foxmail.com

Received: May 23rd, 2021; accepted: Jul. 2nd, 2021; published: Jul. 13th, 2021

Abstract

Humor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ut the basic factors of whether something is funny and why individuals laugh have not formed a unifie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a lot of psychological theories formed by the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or, we can extract five basic factors of humor: surprise, simultaneity, superiority, violation evaluation and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positive evaluation. Simultaneity, violation and positive evaluation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humor from non-humor.

Based on the above factors, we can better explain the source, prediction conditions and adaptive advantages of humor.

Keywords

Humor, Simultaneity, Transgression Evaluation, Benign Evalu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笑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婴儿在四个月大时出现自发性微笑，六个月时已经能够根据父母的搞怪动作表现出社会性假笑(Martin & Ford, 2018; McGraw & Warren, 2010; Mireault et al., 2012)，即使是先天失聪和失明的儿童也会笑(Gervais & Wilson, 2005)。笑的产生分为七种类型：幽默、社交、无知、焦虑、嘲笑、道歉和挠痒痒等，而幽默是最常见的一种笑(Giles & Oxford, 1970)。幽默的最初形式表现为同伴之间行为上的玩笑互动，在猿类中也观察到嬉戏打闹、挠痒痒等行为，这种引发笑的刺激本质上与人类幽默具有相同的机制(Gervais & Wilson, 2005; Provine, 2000), Darwin (1872)将幽默比作“心灵的痒痒”。幽默是一种愉快的社会信号，常发生在人们随意的交谈中(Gervais & Wilson, 2005; Warren, Barsky, & McGraw, 2021)，它不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但是在适当的语境下，人们可以发现各种事物的有趣之处而产生幽默(Mintz, Apté, Nilsen, & Nilsen, 1986)。有相关研究发现，观看同样的幽默视频片段，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体更容易发笑且发笑次数明显增多(Addyman, Fogelquist, Levakova, & Rees, 2018)。此外，幽默能够促进对话者之间的友好互动和积极的情感，缓解紧张和避免误解(Gervais & Wilson, 2005)。研究显示幽默还可以增加积极情绪和改善消极情绪，对治疗抑郁症、焦虑症有所裨益，有利于个体心理健康发展(Neuhoff & Schaefer, 2002; Warren, Barsky, & McGraw, 2018)，且善于逗笑他人、幽默感较高的个体也更容易吸引异性的关注和收获友谊(Goodwin & Tang, 1991)。幽默的益处已得到广泛认可，幽默是个体良好的特质，然而创造幽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换言之，并不是所有的幽默笑话都会达到期望的效果，“失败的幽默”是试图搞笑但并不能引起听众的幽默欣赏，反而会导致听众的厌恶、恐惧和愤怒(Warren et al., 2018)。而对于幽默创造者而言，回忆一次失败的幽默尝试比成功的幽默经历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感受和报告更低的自尊水平，且不能引起听众发笑的幽默创造者被认为能力更低(Williams & Emich, 2014)。

基于成功幽默所带来的益处和失败幽默导致的消极影响，理解个体因何而笑、找到事物的趣味性、成功地创造幽默对人际交往、塑造友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文献统计，迄今为止已有超过 20 种解释幽默的不同理论(Warren et al., 2021)，优越论认为幽默是通过与地位更低、更卑劣的弱势个体比较而获得控制感并体验到愉悦，对被比较个体而言具有一定攻击性(王倩, 2018)，失谐理论认为幽默与认知不匹配有关，社会理论表示幽默是社交情境的产物，这些理论在不同的实证研究下也发展出许多不一样的版本，每个版本对于幽默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有所差异；其次是所有的理论框架都只能解释部分现象，而无法全面概括幽默的产生因素，各个理论之间可以互补，但尚未将其进行整合。为更好地理解个体如何被有趣事物触动笑点而产生幽默，我们主要探讨个体对幽默刺激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以建立一种引发幽默欣赏的普遍存在的心理共识理论，在此之前，需要区分幽默的基本结构：幽默感、喜剧和幽默欣赏(Warren et al., 2021)。

2. 幽默的定义

幽默的概念丰富多维，常被定义为人们创建和感知有趣的、令人发笑的刺激，体验到这种趣味心理过程，并参与和享受这种愉悦的情绪反应(Martin & Ford, 2018)。一次成功的幽默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幽默感，即能够理解、表达事物的有趣，引起别人发笑或被别人的幽默表达所感染的敏感性，具有个体差异性(Martin & Ford, 2018)；喜剧，指能够引人发笑、使人愉快的类似笑话的幽默刺激；幽默欣赏，是应对幽默刺激和事件时的心理状态，如对笑话的反应(Heintz, 2020)。

2.1. 幽默感

心理学研究者对幽默感的操作化定义为，个体易于发笑和被逗笑的一种稳定倾向(Hehl & Ruch, 1985)，国外研究者 Kuiper 认为幽默感是体现在个体态度、情感体验、外在行为等能力方面的个体差异，通过整合认知、情绪与行为，理解、创造、使用、欣赏事物趣味性的一种过程(Kuiper & Martin, 1998)。关于幽默感的测量也有一些自我评定量表，Svebak 将幽默感分为三维度，编制幽默感量表(Sense of Humor Questionnaire, SHQ)，测量个体的幽默敏感性和幽默情境偏好(Svebak, 2010)。Martin 编制的幽默风格量表(Martin, Puhlik-Doris, Larsen, Gray, & Weir, 2003)以及田伟翠，张灵聪(2012)根据国内学者张灵聪提出的幽默多层次理论编制和修订的大学生多层次幽默感量表等。

2.2. 喜剧

Warren 将那些能够引人发笑、产生娱乐或感知到某事物趣味性的刺激，如手势、话语、行为、图像、声音、视频等，称为喜剧(Warren et al., 2018)。喜剧不只限于笑话，自言自语、面部表情和挠胳肢窝等等都是其多样的表现形式，它还可以形成产品如相声、综艺、影视、笑话等在各种社交媒体进行传播(Warren et al., 2018)。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幽默不是一种刺激，而是一种心理反应或对刺激的反应，娱乐、笑和感知好笑是与幽默相关的典型情绪、行为和认知反应(Warren & McGraw, 2015)。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幽默刺激都能够引人发笑，相声演员需要积累大量的幽默语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幽默刺激产生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故成功的幽默还需要得到欣赏。

2.3. 幽默欣赏

幽默欣赏通过普遍、重复的声音模式——笑来表现幽默，笑得越强烈则表明被感知到的事物趣味性和幽默欣赏程度越高，这是幽默欣赏在认知层面上的判断，情感层面是以积极效价和高唤醒度为特征的情感反应，包含一种积极向上的愉悦的情感体验(Warren et al., 2021)。但并不是所有的笑都能识别为受幽默刺激的影响，个体会考虑到社会环境、现场氛围和印象管理等因素，即使并没有触动笑点但还是会发笑，或者触动笑点却不笑(Bachorowski & Owren, 2001)。幽默欣赏属于幽默的一种表现特征而并非引人发笑的原因，所以对于个体因何而笑还需进一步解释。

3. 幽默的引发因素

每一个关于幽默的解释理论，都会形成相应的先行条件或基本因素，当这些条件出现时，便会引发幽默，若未出现这些条件，则不能引发幽默。根据幽默的相关研究理论进行归纳与整合，发现大多数理论都来自于幽默出现时的五个基本因素：惊喜、同时性、优越感、违反性评价和有利于良性评价的条件，其中不协调理论可以解释大部分引发幽默的条件，但是关于不协调的定义尚未统一，从诸多学者对不协调理论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四个因素：惊喜、同时性、违反性评价和良性评价，优越感是一种额外条件。这五个基本因素关注的主要是个体对幽默事件的感知与评价，而非喜剧本身客观的属性，为幽默构建了一个新颖的框架，对幽默的来源、预测条件和适应性优势进行解释。

3.1. 惊喜

哲学家 Pascal 曾写道“没有什么比人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惊人的不一致性更能让人发笑的了”(Morreall, 1982)。这种对预期结果或原有认知模式与现实情况相冲突的感知叫做惊喜。Izard 将惊喜定义为在突发的意外事件后产生短暂不确定感的情绪(Izard, 1977)，它是产生幽默的一个基本条件。许多幽默的事物如笑话、趣事、喜剧电影等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才更能够吸引关注，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一个笑话在重复阅读多次后个体对它的有趣程度评价比第一次出现时要低(Hollingworth, 1911)，同样当人们阅读一些与他们之前读过的不太一致的笑话时，他们会认为笑话更有趣(Forabosco, 1994)。幽默研究中的“重量判断范式”也发现让被试两次举重，第二次举重时将物体重量减轻或增重，第一次和第二次举重的物体重量之间差别越大，被试笑得时间更长并体验到更多的惊喜感(Deckers, 1993)，广告研究中通过实验证明相比于不带惊喜性质，带有惊喜性质的幽默广告更容易引发个体的幽默感(Alden, Mukherjee, & Hoyer, 2000)。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惊喜都会引发个体幽默，比如突然出现的小丑表演会吓哭孩子，突然遭到抢劫会产生恐惧、悲伤等负面情绪而非幽默或愉悦。很多的理论研究也将惊喜感视为引发幽默的一个影响条件而非唯一因素，Kenny 将笑话的惊喜程度分为低、中、高三种类型要求被试对这些笑话的有趣程度进行评分，结果与惊喜假说相反，被试认为惊喜程度最低的笑话最有趣，其次是中等惊喜，最后是高度惊喜(Kenny, 1995)，惊喜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人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依然能够触动笑点引发幽默，对于带有惊喜性质的事件容易引发个体幽默感的原因之一是惊喜会引发个体生理上的兴奋，是幽默欣赏的重要成分。例如被注射肾上腺素的被试比注射氯丙嗪(一种神经阻断剂)的被试在观看搞笑视频时更容易体验到幽默(Schachter & Wheeler, 1962)。原因之二是引起幽默的关键因素可能另有其物，比如同时性、优越感、违反性评价等。

3.2. 优越感

优越论是早期幽默研究提出的经典理论之一，关于优越论的起源需要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笑起源于恶意，即当个体看到朋友遭到不幸时感觉到快乐而非痛苦(Martin & Ford, 2018)。17 世纪英国哲学家 Hobbes 在他的著作中强调人们会通过嘲笑别人的身体或智力缺陷、不幸遭遇、愚蠢笨拙的行为而获得优越感并增强自尊。Gruner 从进化论的视角支持优越理论，他认为幽默是一种竞争的、有输有赢的游戏形式，幽默享受类似于经过长期拼搏抗争后突然赢得比赛的喜悦和胜利的感觉，竞争和侵略的倾向性使得人类生存与繁荣(Gruner, 1997)。历史上有非洲游牧部落对那些遭受饥荒和苦难的人放声大笑(Turnbull, 1972)；齐相晏婴以“橘化为枳”双关语体现的是齐国之于楚国的优越感；Clark 通过让被试对卡通片的攻击性和有趣性评分发现，攻击性评分与感知趣味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Martin & Ford, 2018)，当下流行的一些幽默笑话也带有贬低的意味，如“金发笨女郎”、“傻白甜”等。当代社会竞争激烈压力繁重，大部分群体只能获得少量的优越体验，为了释放焦虑和压力，人们便转而嘲笑当时弱势(摔倒、遭遇不幸、身体缺陷等)的群体去寻求优越体验和享受获胜感，例如郑爽事件一出，各种嘲讽式幽默的视频和言论在网络上疯狂散播，因为只有在此时人们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从审视和批判中体验到优越感。

根据优越理论，高地位者比低地位者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应该更能够体验到幽默欣赏，然而研究发现在社会交往中地位较低的个体(员工)会比地位较高的个体(老板)更容易发笑(Provine, 2001)，并且不是所有优越个体都能够体验到幽默欣赏，现实生活中面对遭遇不幸的个体，人们体验更多的是同情而非幽默，且有证据表明喜剧来源于对个体所讨厌的角色而非朋友的贬损和羞辱(Zillmann & Bryant, 1980)。此外，在追逐嬉戏中的猿类也会比打闹游戏中获胜的猿类笑得更多(Matsusaka, 2004)。不可否认优越理论能够解释很多幽默现象，但是它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作用引起人们发笑。

3.3. 违反性评价

幽默最初指的是一种不平衡的气质或个性特征，将那些做出偏离社会规范行为的人视为古怪的、可笑的，它的含义至今已演变成由一种好玩的不协调性的感知引起并通过笑来表达的情感反应(Martin & Ford, 2018)。Martine 将违反性评价定义为主观感知威胁到个体的幸福、身份或态度的所有刺激，换言之就是与社会常规行为相背离的行为认知(Warren et al., 2021)，这与早期哲学家提出的笑源自恶意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与优越论关注笑话对象不同，它更关注喜剧本身和幽默欣赏，强调对一个喜剧本身感知到两种矛盾的、不协调的意义。首先刺激物应该是负面的、违反性的、看上去是错误的，例如不同类型的违反常规行为：社交(在电梯里放屁)、语言(讽刺性祝福语：祝你得癌症必是早期、坐救护车一路绿灯)、文化(穿粉色短裙参加葬礼)、逻辑(狗坐在餐桌上像人一样吃饭的视频)等。个体的幽默欣赏还会在受到一系列潜在威胁刺激时被唤醒，如猿类在具有威胁性的社会接触挠痒和追逐游戏中更容易发笑(Gervais & Wilson, 2005)，看到包含性和暴力相关的禁忌因素的笑话，个体会感觉更加有趣，将高地位者与低地位者比较会比低地位者与高地位者比较时激发更多的趣味性，例如认为“外科医生是医生中的屠夫”比“屠夫是屠夫中的外科医生”更有趣(Mio & Graesser, 1991)。

3.4. 良性评价

在趣味谈话中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即谈话内容看似违反常规细想又觉合理，正是这种错误又正确的解释增添了趣味又引发了幽默，这种认为事物或刺激是合理的、无害的、可接受的主观感觉就是良性评价(Warren & McGraw, 2016)。根据研究发现选择标准、错误归因、游戏状态、安全感、心理距离和低承诺有利于得到良性评价促使幽默的产生。

选择标准：一种行为从规范角度看似是违背常理的、错误的，转换角度之后又是良性的、合适的、可接受的。例如 Martine 使用非道德材料“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宠物小猫进行手淫”，分为两种情况无伤害“小猫似乎很享受”和有伤害“小猫似乎很抗拒”让两组被试评估是否有趣、厌恶和行为错误，与有伤害一组相比，无伤害一组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材料是有趣的和无伤害的(McGraw & Warren, 2010)。在社会群体规范下可以接受的贬损型喜剧也比一般喜剧更易使人感到幽默(Gutiérrez, Carretero-Dios, Willis, & Morales, 2018)。

错误归因：错误归因理论将贬损型喜剧描述错误地归因为社会可接受的形式，这类违反性行为就会掩盖它的不合常规性转而“伪装”成为大众认可的幽默(Zillmann & Bryant, 1980)。弗洛伊德认为人们无法直接面对遭遇不幸的个体表达自己的喜悦和快感，但是幽默可以，相当多的敌意以一种趣味倾向的形式表达时，敌意与侵犯性将被掩盖，被识别为幽默(Zillmann & Bryant, 1980)。Zillmann 通过观察被试在主试粗鲁组和主试礼貌组分别接受不幸事件、不幸与幽默线索结合、幽默线索三种条件下的反应，结果发现被试在主试粗鲁组接受不幸与幽默线索结合事件中比只接受不幸事件爆发出更多的笑声(Zillmann & Bryant, 1980)，当被试将主试遭受的不幸归因于幽默线索而非不幸本身时，他们大快人心的嘲讽被幽默线索掩盖成为合理的、良性的、社会可接受的幽默欣赏。

游戏状态：游戏是指人们对那些看上去好玩的、不严肃的事物感兴趣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会自动忘却严谨的逻辑规则和紧张忧虑，只关注当下的愉悦感，从而促进良性评价(Apter, 1982)。如前所述，猿类处于一种具有身体威胁性的挠痒和追逐游戏中时更容易发笑，因为它们将当前情境识别为有趣的游戏状态。对生活中的不和谐或威胁到幸福感的经历以一种轻松幽默的心态去看待，将会减少沮丧、烦恼和愤怒(Martin & Ford, 2018)。

安全性：唤起安全和虚警理论认为当个体感到安全时原本充满威胁性的刺激会变得有趣(Warren et al., 2021)。被手枪和匕首袭击是令人恐惧的，但是换成玩具水枪和面条则让人感觉有趣又安全；跳起来拍你

的膝盖比跳起来拍你的头更容易感到幽默，因为它在夸张地暗示对方的身高劣势时也表明了它的安全性。当戴面具的陌生人靠近儿童时会令他感到恐惧，如果戴面具的成年人换成儿童父母，儿童会感觉更愉悦和体验到安全感(Rothbart, 1973)。

心理距离：事物依据其属性分布在心理空间上，构成个体心中不同类型的时间(过去和现在)、空间(北极和南极)、社会(自我和他人)和想象距离(蒋多, 何贵兵, 2017)。增加心理距离可以减少对相关威胁的感知，可以使不幸经历变得有趣，Carol Burnett 也提出：“喜剧是悲剧加上时间。”(McGraw & Warren, 2010)。McGraw 通过平面坐标划线操纵被试的心理距离远近，让被试报告阅读材料的有趣程度，结果发现心理距离更远的被试更容易报告为有趣(McGraw & Warren, 2010)。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在高厌恶刺激下心理距离越远会增加幽默感，但在低厌恶刺激下心理距离越远反而会减少幽默欣赏，因为距离会减少刺激的威胁性(McGraw, Warren, Williams, & Leonard, 2012)。

低承诺：承诺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或某种规范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遵守行为。高承诺个体对他人或某种规范有强烈的遵守诺言的神圣感和责任感，对违反行为的容忍度相对更低，而低承诺个体对他人或某种规范的承诺较少，故倾向于将违反行为评价为合理的、可接受的、良性的(Warren et al., 2021)。有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将被试分为去教堂的高承诺组和不去教堂的低承诺组，让被试阅读一项由教堂发起的赠送越野车的促销活动并对该教堂行为的趣味性和厌恶性进行评分，发现低承诺者比高承诺者趣味性评分更高、更易被逗笑(McGraw & Warren, 2010)。

3.5. 同时性

同时性是指在同一时间出现多种不同的、不一致、不协调的感知、解释或想法，在很多理论解释中都是相当重要的。理解双关语需要个体对一个词或短语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意思同时理解才能欣赏幽默(McGraw & Warren, 2010)。良性违反理论也指出，单独的违反行为会导致厌恶、恐惧、忧虑等消极情绪，只有当违反行为同时受到个体的良性评价时才能引起幽默欣赏(Warren & McGraw, 2016)，例如在社会情境中被亲人朋友挠痒痒会引发笑声，被陌生人挠痒痒却不会，因为挠痒痒这种具有身体威胁性行为的发起者是亲人朋友，被认为是有趣的、良性的，陌生人的此种行为只认为是一种侵犯而未受到良性评价(Martin & Ford, 2018)。有研究发现相比两种相似的事物，感知到两种不相似的事物更容易诱发同时性而体验到幽默，Parovel 让被试在电脑上观看一个盒子向右移动与右边盒子发生碰撞时出现的像青蛙一样膨胀收缩、像兔子一样上下跳动和第二个盒子接着向右移动三种情况，结果发现被试认为碰撞后盒子出现收缩(像盒子也像青蛙)或上下跳动(像盒子又像兔子)比第二个盒子向右移动(只像盒子)更加有趣(Parovel & Guidi, 2015)。正如周星驰的大部分喜剧电影都是冒犯与合理兼容，期待与意外并存，这种同时存在的不协调感和不一致性成就一部成功的喜剧电影。

4. 讨论

4.1. 幽默的预测条件

通过回顾幽默的相关研究，旨在探索人们如何发现事物的有趣、因何而笑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优越感和惊喜因素对产生幽默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限制(Warren et al., 2021)。对于个体而言，就某一事件未产生违反性的评价，这种违反性评价可以是假想的威胁、挫折、社交失误、误解、担忧等，或只有违反性评价没有良性评价，如挠痒痒过于严肃和认真便会成为纯粹的身体攻击无法引起良性评价而令人发笑；再或者违反性评价和良性评价不是同时发生的都不能引起个体发笑。但是违反性评价、良性评价和同时性三者结合时可以引发幽默欣赏和解释绝大多数的幽默事件，这也是良性违反理论被普遍接受的原因。例如释放理论认为幽默欣赏产生于积聚的紧张能量的释放，Shurcliff 在实验中要求被试按住一

只温顺的老鼠由实验者采集血液样本，原本高度紧张的被试在发现老鼠是一只橡胶玩具后瞬间将紧张情绪释放出来并引起大笑(Shurcliff, 1968)。可以从良性违反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按住老鼠采集血液是具有侵犯性的危险行为并伴随紧张情绪和违反性评价，在发现是橡胶玩具后同时做出良性评价从而引发幽默欣赏。逆转理论认为幽默依赖于对事件的最初解释和一个事物两种矛盾认知协同后的再解释，例如笑话“一位妇女抱着他的孩子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说，‘这是我见过最丑的孩子’，妇女生气地走到后座对旁边男人说那司机侮辱了她，那男人说，‘去吧，你快去斥责他，我来帮你抱着你的猴子。’”逆转理论认为笑点出现在最后的妙语创造了两种相关联的协同效应，一是司机的侮辱性行为，二是男人对司机侮辱性话语的第二种解释使得婴儿很丑的形象更加鲜明(Martin & Ford, 2018)；根据良性违反理论，司机的话语是侮辱性的，男性的语言首先是友好的良性的，而后出现的“猴子”比喻是具有侵犯性侮辱性的，两种评价同时出现并出现反转笑点引发幽默。

幽默产生于个体对事物的感知和解释，个体差异性使得良性违反理论的违反性评价和良性评价具有主观性质。同样一个事件个体感知的违反性和良性评价是不一致的，有的个体能够感知到事件的违反性或良性，有一些个体可能未出现这种感知；“金发笨女郎”的笑话成年人一听就能理解笑点，然而一年级的小朋友却不然；此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违反性行为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与贬低本国人的笑话相比，美国人更喜欢贬低加拿大人的笑话，加拿大人更喜欢贬低美国人的笑话，事物的趣味性因人而异。尽管存在个体、文化、年龄等差异，良性违反理论依然能够证明在欣赏幽默时存在相同的潜在心理过程。

4.2. 幽默的适应性优势

幽默是一种促进人际交往的愉悦的情感。幽默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幽默欣赏，幽默欣赏通过普遍、重复的声音模式——笑来表现，笑是一种原始的交流形式，可以在外国人、不会说话的婴儿中，甚至是小狗、小猫、猴子等动物中发现笑，并且它常出现在社交场合，是普遍的可识别的。幽默欣赏意味着笑传达出的信息是善意的、良性的，即使存在威胁也不具危险性，是一个友好的社会信号，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朋友拿以前吵架的事情开玩笑时说明两人已经和好，当个体愿意将以前的糗事分享给别人取乐时说明其已脱离发生糗事时糟糕的感觉，经常在朋友、同学、伴侣、公众甚至陌生人面前笑的个体将拥有更良好的人际关系，一起笑的伴侣情感联系也更加密切和牢固(Kurtz & Algove, 2015)。当观察到别人和你一起发笑时，你会产生一种相似感而更加喜欢与你一起笑的个体。

幽默使个体有效地缓解压力和应对逆境，促进身心健康。早期一些学者提出关于幽默的压力释放理论，认为幽默是对紧张压力的一种释放方式，弗洛依德认为幽默是一种防御机制，通过释放原始冲动和受压抑的观念的以达到平衡。对幽默的感知能够引起积极的愉悦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与幸福感、扩张感有关。大量实验证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认知灵活性、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有效思考、理性判断等方面都要强于中性或消极情绪的个体，并且拥有更高的责任感、更乐于做出亲社会行为(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因为相比消极情绪个体聚焦于威胁性环境以调动他们的能量不同，积极情绪个体有更广泛的注意力和心理资源去思考、判断和应对挑战，战胜挑战后又进一步促进了积极情绪体验。强化假说认为喜欢说笑话和爱笑的父母会积极强化孩子的幽默启蒙尝试，孩子更容易成为一个幽默爱笑的人，压力应对假说认为幽默感可以使孩子在面对家庭矛盾时更好地应对压力、冲突和焦虑，释放敌对情绪(Martin & Ford, 2018)。

幽默在群体环境中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当个体在谈话或公众场合表达出某种侵犯性行为未受到良性评价不为人们所接受时，为缓解尴尬气氛以及维护社会形象，个体通过一句“我只是在开玩笑”便可消散这个另类的行为或话语。除了人所共知的益处之外，幽默对社会个体也存在一些消极影响，William

在对幽默矛盾的社会功能描述为社会关系中的“润滑剂”和“磨蚀剂”(Goldstein, 1972), 容易令别人发笑的个体总是具有一种独特的令人愿意靠近的魅力, 但是通过嘲笑他人的不幸遭遇获得优越感和增强自尊的人会让人深觉冷淡。幽默可以通过贬低型幽默嘲笑外群体从而增强内群体凝聚力, 也可以通过幽默来惩罚违反社会规范的个体, 如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笑话, 但是这种幽默常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尽管如此, 幽默能够引人发笑、促进人际交往和社会和谐的功能依然不可小觑。

5. 幽默研究的未来展望

在前面的研究回顾与总结归纳中发现人们的笑产生于幽默的五个因素: 惊喜、同时性、优越感、违反性评价和有利于良性评价的条件。其中同时性、违反性和良性评价同时存在可以区分幽默与非幽默, 成功的喜剧所具备的适应性优势对人们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幽默与其他因素共存时的错综复杂, 使得一些问题和难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文提供了一个思路, 今后的探讨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 既是违反性又是良性的幽默情境的特性需要进一步细化。目前的研究多是集中于证明良性违反理论对解释幽默的重要作用, 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区分这种既具违反性又被人们合理接受的幽默情境的特性是什么, 这种具有比较强烈的主观性质的特性在何时或何种行为可使违反性行为受到个体良性的评价, 违反程度过重会引发个体完全的恐惧、厌恶、忧虑等消极情绪, 程度过轻往往无法对个体构成威胁而化为了一般性行为, 良性评价的程度是否也会影响违反性行为的消解并进一步影响幽默的产生。故研究者需要探索引发幽默欣赏的一般心理因素(例如违反性评价、良性评价和同时性)以及这种情境下个体心理因素的具体特性。

第二, 幽默的性别研究较少。很多研究和理论解释都没有提及性别差异, McGraw 在研究中发现实验过程中女性没有男性表现得那么愉快, 但是研究结果却未出现性别效应(McGraw & Warren, 2010)。在一般日常生活也可以观察到幽默者总是男性偏多, 彷彿男性比女性更擅长讲笑话、发现事物的有趣之处和欣赏幽默, 这种擅长幽默的特质是否和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放弃自己的形象去引起别人发笑, 吸引异性关注等因素有关, 这些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 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引发幽默有待考证研究。就像幽默研究的发展历史一样, 从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的笑起源于恶意, 而后学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幽默拓宽幽默的涵义, 深究幽默欣赏的潜在心理因素, 提出优越论、不一致理论、幽默心态假说、逆转理论等各种解释幽默的系统性理论, 具备良好解释力度的良性违反理论从众多理论中脱颖而出, 但是该理论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尚未被解答, 例如观众将魔术视为违背逻辑的可接受事件, 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却是惊叹而非欢笑。因此, 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寻找是否存在其他因素激活个体的幽默欣赏。

参考文献

- 蒋多, 何贵兵(2017). 心理距离视角下的行为决策. *心理科学进展*, 25(11), 1992-2001.
- 田伟翠, 张灵聪(2012). 大学生多层次幽默感量表的编制. *宜宾学院学报*, 12(2), 110-113.
- 王倩(2018). 大学生幽默感与情绪智力、人际关系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漳州: 闽南师范大学.
- Addyman, C., Fogelquist, C., Levakova, L., & Rees, S. (2018). Social Facilitation of Laughter and Smiles in Preschool Childre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04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8.01048>
- Alden, D. L., Mukherjee, A., & Hoyer, W. D. (2000). The Effects of Incongruity, Surprise and Positive Moderators on Perceived Humor in Television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9, 1-15.
<https://doi.org/10.1080/00913367.2000.10673605>
- Apter, M. J. (1982). *The Experience of Motivati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versals*. London: Academic Press.
- Bachorowski, J.-A., & Owren, M. J. (2001). Not All Laughs Are Alike: Voiced But Not Unvoiced Laughter Readily Elicits

- Positive Affe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252-257. <https://doi.org/10.1111/1467-9280.00346>
- Darwin, C. (1872).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London: John Murray. <https://doi.org/10.1037/10001-000>
- Deckers, L. (1993). On the Validity of a Weight-Judging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Humor. *Humor*, 6, 43-56. <https://doi.org/10.1515/humr.1993.6.1.43>
- Kenny, D. T. (1995). The Contingency of Humor Appreciation on the Stimulus-Confirmation of Joke-Ending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 Social Psychology*, 51, 644-648. <https://doi.org/10.1037/h0043235>
- Forabosco, G. (1994). "Seriality" and Appreciation of Jokes.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7, 351-375. <https://doi.org/10.1515/humr.1994.7.4.351>
- Gervais, M., & Wilson, D. (2005). The Evolution and Functions of Laughter and Humor: A Synthetic Approach.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80, 395-430. <https://doi.org/10.1086/498281>
- Giles, H., & Oxford, G. S. (1970). Towards a Multidimensional Theory of Laughter Causation and Its Social Implications.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3, 97-105.
- Goldstein, J. H. (1972). The Psychology of Humo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A Model of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Humor* (pp. 101-125). New York: Academic.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288950-9.50011-0>
- Goodwin, R., & Tang, D. (1991). Preferences for Friends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artner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579-581. <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1991.9713889>
- Gruner, C. (1997). *The Game of Humor: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Why We Laugh*.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Gutiérrez, C. A., Carretero-Dios, H., Willis, G. B., & Morales, M. M. (2018). "It's Funny If the Group Says So": Group Norms Moderate Disparaging Humor Appreciation. *Humor*, 31, 473-490. <https://doi.org/10.1515/humor-2017-0055>
- Hehl, F.-J., & Ruch, W. (1985). The Location of Sense of Humor within Comprehensive Personality Spaces: An Exploratory Stud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 703-715. [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85\)90081-9](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85)90081-9)
- Heintz, S. (2020). Separating Content and Structure in Humor Appreciation.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1, 37-44. <https://doi.org/10.1027/1614-0001/a000301>
- Hollingworth, H. L. (1911).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Judgment: Judgments of the Comic. *Psychological Review*, 18, 132. <https://doi.org/10.1037/h0071649>
- Izard, C. E. (1977). *Human Emotions. (Emotions, Personality, and Psychotherapy)*. Berlin: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899-2209-0>
- Kuiper, N., & Martin, R. (1998). Laughter and Stress in Daily Life: Rela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2, 133-153. <https://doi.org/10.1023/A:1021392305352>
- Kurtz, L., & Algoe, S. (2015). Putting Laughter in Context: Shared Laughter as Behavioral Indicator of Relationship Well-Be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2, 573-590. <https://doi.org/10.1111/pere.12095>
- Lyubomirsky, S., King, L., & Diener, E. (2005).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 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 803-85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1.6.803>
- Martin, R. A., & Ford, T. E. (2018). *The Psychology of Humor: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Burlington, MA: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 Martin, R. A., Puhlik-Doris, P., Larsen, G., Gray, J., & Weir, K.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Uses of Humor and Their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evelopment of the Humor Styles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7, 48-75. [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34-2](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34-2)
- Matusaka, T. (2004). When Does Play Panting Occur during Social Play in Wild Chimpanzees? *Primates*, 45, 221-229. <https://doi.org/10.1007/s10329-004-0090-z>
- McGraw, A. P., & Warren, C. (2010). Benign Violations: Making Immoral Behavior Funn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141-1149.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0376073>
- McGraw, A. P., Warren, C., Williams, L. E., & Leonard, B. (2012). Too Close for Comfort, or Too Far to Care? Finding Humor in Distant Tragedies and Close Mishap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1215-1223.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2443831>
- Mintz, L., Apte, M., Nilsen, D., & Nilsen, A. (1986). Humor and Laughter: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9, 339. <https://doi.org/10.2307/540824>
- Mio, J. S., & Graesser, A. C. (1991). Humor, Language, and Metaphor.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6, 87-102.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68ms0602_2
- Mireault, G., Poutre, M., Sargent-Hier, M., Dias, C., Perdue, B., & Myrick, A. (2012). Humour Perception and Cre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3- to 6-Month-Old Infants.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1, 338-347. <https://doi.org/10.1002/icd.757>

- Morreall, J. (1982). A New Theory of Laughter. *Philosophical Studies*, 42, 243-254. <https://doi.org/10.1007/BF00374037>
- Neuhoff, C. C., & Schaefer, C. (2002). Effects of Laughing, Smiling, and Howling on Mood. *Psychological Reports*, 91, 1079-1080. <https://doi.org/10.2466/pr0.2002.91.3f.1079>
- Parové, G., & Guidi, S. (2015). The Psychophysics of Comic: Effects of Incongruity in Causality and Animacy. *Acta Psychologica*, 159, 22-32. <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15.05.002>
- Provine, R. (2000). *Laughter: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New York: Viking.
- Provine, R. R. (2001). *Laughter: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 Rothbart, M. K. (1973). Laughter in Young Childre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 247-256. <https://doi.org/10.1037/h0034846>
- Schachter, S., & Wheeler, L. (1962). Epinephrine, Chlorpromazine, and Amusement.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121-128. <https://doi.org/10.1037/h0040391>
- Shurcliff, A. (1968). Judged Humor, Arousal, and the Relief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360-363. <https://doi.org/10.1037/h0025493>
- Svebak, S. (2010). The Sense of Humor Questionnaire: Conceptualization and Review of 40 Years of Findings in Empirical Research.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 288-310. <https://doi.org/10.5964/ejop.v6i3.218>
- Turnbull, C. M. (1972). *Demography of Small-Scale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arren, C., & McGraw, A. P. (2015). Opinion: What Makes Things Humoro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 7105-7106. <https://doi.org/10.1073/pnas.1503836112>
- Warren, C., & McGraw, A. P. (2016). Differentiating What Is Humorous from What Is No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0, 407-430.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041>
- Warren, C., Barsky, A., & McGraw, A. P. (2018). Humor, Comedy, and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5, 529-552. <https://doi.org/10.1093/jcr/ucy015>
- Warren, C., Barsky, A., & McGraw, A. P. (2021). What Makes Things Funny?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 Antecedents of Laughter and Amuse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5, 41-65.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20961909>
- Williams, M., & Emich, K. (2014). The Experience of Failed Humor: Implic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Affect Regul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9, 651-668. <https://doi.org/10.1007/s10869-014-9370-9>
- Zillmann, D., & Bryant, J. (1980). Misattribution Theory of Tendentious Hum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6, 146-160. [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80\)90005-0](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80)90005-0)